

惊险侦察小说

SV

智取海胆 S.V

王顺东著

智 取 海 胆 S.V

王顺东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六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85,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3,000

定价: 1.70元

ISBN 7—5396—0045—4/I·46

内 容 提 要

对侦察兵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大概对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还有印象吧？

本书可以与《加里森敢死队》相媲美。所不同的是，《加里森敢死队》是西方克劳塞维茨式的智慧的胜利，而《智取海胆S·V》则是我们祖先孙臆、孙子、诸葛亮卓越军事思想的再现。

本书通过对我军侦察英雄纪瑞光、马振华等人越海深入敌岛、克服一个个艰难险阻，将敌“海胆S·V”布署图夺到手的描写，情节层层展开，矛盾穿插交错，一环紧扣一环；惊险场面此起彼伏，悬念叠起，引人入胜。书中，作者着意描写了青年战士成长的过程，很有新意，会使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在人生的旅途上受到启迪和教益。

读者还可以从这本带有传奇色彩的书，领略到当年侦察兵的战斗生活和他们独特的精神风貌；得到许多越水侦察方面的知识；对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越水侦察，有一定参考价值；还可以欣赏到祖国闽南一带独特的民情风俗和亚热带的风光。

目 录

第一章	海滩上有个姑娘在哭泣·····	1
第二章	蒋军是不含糊的·····	13
第三章	从敌岛来了个神秘人·····	35
第四章	敌岛难登，海峡更难渡·····	55
第五章	差点抓到个“光屁股”·····	71
第六章	抵近无名礁·····	81
第七章	往里渗透、再渗透·····	113
第八章	顺“水”牵羊·····	128
第九章	虎口拔牙·····	141
第十章	看不见的“眼睛”·····	156
第十一章	敌岛生存·····	173
第十二章	“莒光队”的表演·····	191
第十三章	还是那块绣花手帕·····	209
第十四章	狗咬狗·····	221
第十五章	巧窃机密图·····	236

第一章 海滩上有个姑娘在哭泣

“阿爹、阿爹，你走了我可怎么过呀！……”

黎明。一个瘦弱无力的姑娘跪在海滩上，手拍着湿漉漉的沙地，对着灰蒙蒙的波涛翻滚的大海哭喊着。

风呜呜地吼。海浪轰轰地咆哮。姑娘的哭喊声被风声海啸淹没……

姑娘一步步向海水里走去，海水打湿了全身，她没有感觉。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一脸绝望的神情。走着，走着……眼看就要被浪潮吞没了。

“姑娘！你找死啊！”猛然，有人扑到她身后，有力的手一下把她往后拖拽出好几步。

她，依然悲痛地向远方海天喊叫着：“爹呀！爹啊！……”

姑娘终于被拖出海水。她定定神，看清眼前搭救她的竟是两个年轻英俊的军人，她禁不住一阵惊疑。他们都穿着土黄色军装，胸前戴着白布牌牌，上面印着她不认识的字：“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些人跟抓走我阿爹的那些军人不一样啊！”姑娘心里嘀咕道。

姑娘猜对了。他俩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侦察营战士马振华和排长纪瑞光。他们尖兵排奉命追歼逃窜的敌人，最先赶

到了陆古半岛的阮渔厝。

马振华和纪瑞光走向前，小心地搀扶着姑娘在沙滩坐下来，并解下身上的毛巾递给她擦脸。呆了一会儿，又唏唏嘘嘘地哭诉起来。

糟糕的是纪瑞光和马振华从小在山东长大，听不懂姑娘讲的闽南方言土语；无奈，马振华跑去找来了懂北方话的渔民，让他作翻译，才把意思弄明白——

他们到达之前，阮渔厝遭到了一场洗劫。即将逃窜的国民党军队，把18岁至40岁的男人全都抓进了村厝后边的梧龙庙里。姑娘的父亲也被五花大绑捆结实，跟其他人一起，串蚂蚱般接成了一长串，押在庙前的空场地上。周围的哭喊声响成一片。阿爹流着眼泪对她说：“腰弟，我要走了，可是路上没有钱使呀。”姑娘说，“你等着，我回厝里去借。”姑娘连夜跑回厝中，带着三块银元和两斤花生米，又从床上卷起一条仅有的棉被，没命地向梧龙庙跑去。她以一个姑娘特有的敏感预料到，这一次与阿爹分离非同往常。

但是，当她赶到庙前，人已经走了。剩下的只是零零落落，目光呆痴的老人和孩子。她急得发疯了，爬到海边的山岩上张望，呼喊。回答她的，只有回荡在茫茫海空中的沉闷的兵舰汽笛声。

就这样，她相依为命的父亲，她的生活依靠，被这阵突如其来的旋风卷走了。她的母亲死得早，是父亲从小把她拉扯大，父女俩苦熬度日，可是这一下，眼前什么都没有了……

此刻，先头部队的战士们，有的从村厝里搜索回来了，报告说，敌人一无发现，到处是他们留下的糟踏过的废墟；有的还在帮群众扑救房屋上的火；有的帮助抢救受伤和病、弱的群众。

纪瑞光和马振华这才静下心来观察四周环境，银白色的沙滩上散乱着摔碎的木桶，狗气煞^①、鸡毛、破纸在海风里旋转，海水里漂浮着脏衣旧帽和被折断的船桨，空气里散发着焦糊味儿。这凄惨破败的景象，使他俩一连长叹了三声。

纪瑞先是个饱经忧患，久战沙场的老兵了。他曾多次看到亲人们在痛楚中挣扎着断气；目睹过普通百姓的无穷无尽的苦难；他看到过许多毁于战火的村庄，许多被炸得只剩下断垣残壁的瓦砾场，而不久以前，这些瓦砾场还是一处处美丽的乡村、城镇。但是，自从进军福建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敌人的野蛮暴行。

“唉，我们来晚了一步！”

“不消灭完这些祸害百姓的家伙，我一辈子不放下武器！”马振华两眼冒火，攥紧的拳头砸在拴缆绳的花岗岩石柱上。不知是花岗岩石柱风化了，还是马振华的力气太大，竟把花岗岩石柱砸落下一块。

站在一旁的徐特伟班长，一屁股蹲在大榕树下，双手微微颤抖着，摸摸榕树根须上斑斑点点的血迹，发誓似地说，“我们要打过大海去，一定！”

“打过大海去，解放全中国！”全排战士不约而同地呼喊

着。

马振华的心仿佛要跳出胸膛，举起冲锋枪，对着海峡对面的锁门岛，“哒、哒……”打了两梭子。子弹喷吐着火焰，在广阔的海空，画成一道道弧线。枪声，倾吐出战士们心底的愤慨、激情和仇恨。

纪瑞光被这种情绪所感染，将驳壳枪“刷”地插进枪套，

^① 渔民喂鸡鸭用的竹簍。

对身旁背着电台的战士命令道：

“刘克亮，立即向首长报告这里的情况！”

刘克亮接受命令，转身登上一座土阜，走到一棵枝叶茂盛的相思树底下，取下背上的两瓦对讲步话机，开机、调频。

他操起话筒……

接着，纪瑞光又向徐特伟命令道：“一班长，你带领全班，帮助老乡掩埋死难群众的遗体，把海滩上清理打扫一下。”说完，这个山东大汉低下了头，似乎不忍心再对沙滩上的惨败景象多看一眼。

战士们开始分头行动。

徐特伟对班里的战士分配任务：“马振华，你出去想法子找到一条船，其余的人都跟我来。”

他领着战士向厝东头的海湾方向走去。

半晌，马振华站在原地，没有动步。他在沉思。渔船都给蒋军拖走了，炸碎了，到哪里去找寻呢？再说，部队刚打到这儿，人生地不熟，即便是找个老乡问个话儿，没有翻译还弄不懂哩。班长干么把这个差事分给我呢？马振华方才本想向徐特伟推脱，转念又记起老兵们经常对自己讲的“规矩”：“当兵的接受任务，没有任何讲价钱的习惯，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完成它。”我敢说，这是班长对我的信任哩！嘿，瞧我还傻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想法子找呐！

他牵转身，朝着飘着袅袅炊烟的阮渔厝走去。

在相思树下操作电台的刘克亮，对着话筒呼叫了一阵，工夫不大，报话机里传来一阵急促的用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密码呼叫声。刘克亮忙站起来向纪瑞光报告：

“报告班长，‘一号’命令我们尖刀排，迅速在陆古山头设

立前沿观察所，对逃窜到锁门岛的敌人，及时进行观察。‘一号’和‘四号’马上就赶到陆古码头来。”

纪瑞光知道‘一号’指的是陈军长，‘四号’是关副政委。他抬头向陆古山望去，只见山上怪石突兀，茅草摇曳；怪石和茅草间站立着几棵孤零零的断枝少叶的木麻黄和大叶桉，显出一幅冷落荒凉景象。

“首长看得准，在上边开设观察所，既隐蔽，视线又开阔。”纪瑞光心里想着，摘下挂在脖子上的八倍望远镜，递给二班长说：

“二班长，你带领全班迅速上陆古山顶修筑一个简易观察所，动作要快！”

“是！”二班长督促全班整理好武器装备，飞快地向陆古山攀去。

不一会儿，从陆古山的山腿背后，传来了“哒哒、哒哒”的马蹄声。马蹄声由远而近，响声越来越清脆。渐渐地，通往陆古码头磕磕疤疤的大路上，闪出四匹枣红骏马，风驰电掣般朝陆古码头飞奔而来。马背上，分别坐着陈军长、关副政委和两名警卫员。四匹快骑，飞驰到陆古码头停下来，陈军长和关副政委翻身下马。

纪瑞光迎上前去，向两位首长敬礼。首长向纪瑞光简单地询问了班、排的一些情况，随即登上一块光溜溜的圆面包似的大礁石。

陈军长向身后招招手道：“警卫员，把我的望远镜拿过来。”

关副政委亦同时举起了望远镜……

海空晴朗，呈桔红色。圆滚滚的太阳象个巨大的闪着烈焰的火球，从碧蓝色的海面上蠕动起来，拖着长长的火尾巴爬上

了天空。阳光斜射着远处的锁门岛。它象一只铁灰色的巨龟，趴卧在海面上。整个岛有一百二十多平方公里，有大陆一个中等县的入口。此时岛上冷冷清清，偶尔望到几个人影，也是一闪即逝。它象是一只被追赶累了猛兽，在海中喘息，在窥伺时机。

涨潮了。一阵接一阵的海风，从无边无际的海面吹上陆古码头，把两棵巨伞般的大榕树上的枯枝败叶掳掠下来，噍哩噍啦地甩落在地上。海风里带着浓烈的苦涩和盐卤味。

陈军长望了一会，放下望远镜，转回头来，面对海滩上的一片惨败景象，气愤地说：“在他们所欠下的人民的帐上，又增加一笔。我们一定要尽快解放锁门岛，清算这笔帐！”

副政委关耀文向周围扫视了一圈，叹息一声，摇摇头，没再作声。

作为一个南征北战的老战士，这种情景，甚至比这更不忍睹的情景，关耀文见得很多很多了。但是今天，却是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看到了这种景象。军人历来都把流过血的地方作为第二故乡的，所以他感情的神经被刺激得特别强烈。部队在上海休整后，决定向福建进军，他是主动请求到这个军来任职的。一是他熟悉福建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便于开展工作；二则是亲自带领部队，解放这片他曾经为之洒过鲜血的土地，了却一桩夙愿。而眼下，他却来晚了，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陈军长懂得关耀文在想什么，似乎有意要冲淡眼前的气氛，排除老战友的愁思，便改用轻松的语气引开话题，说：

“老关，你跟我多次提到过，你当年在这一带打游击时，这里有个名叫什么阮……阮到阵的渔民，现在还能找到他吗？”

阮到阵！

阮到阵是个老渔民的名字。这一带渔民的名字很有意思，别具特色。男人的名字分为三种类型：一种以出生地命名。渔民们四海为家，有的在大海上出生，干脆就叫做海生或水生。第二种是根据渔家的习惯风俗，认为孩子的名字粗俗低贱，就好喂养，长得壮实，于是阿猪、阿狗、阿牛、阿马、马桶、烂筐之类都成了名字。有的干脆就叫大呆、大憨，带有贫贱笨傻的意思。最后一种是渔区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封建思想严重，孩子起名为“来到”、“到阵”的特别多，意思是要男孩成群列阵，这阮到阵自然是阮家后裔到阵的一员了。阮到阵曾经救过关耀文的性命，与关耀文结下了生死之交。这是后话。

关耀文听到陈军长提到阮到阵，不由想起了许多往事，点点头道：“这十几年来，他在风浪里挣扎，保不准呀……”

16年前，关耀文在福建闽南滨海游击队任政委。他们就活动在陆古半岛这一带。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他们铲除过民愤很大的渔霸，打过漂亮的伏击战，炸毁过运载军火的敌船，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有一天夜里，关耀文亲自率领滨海游击大队的两个支队，潜伏到陆古山根下，准备接应一艘满载着海外侨胞赠武器弹药的货船，以支援闽赣边区的红军。不料，这次行动因为叛徒告密，被几倍于游击队人数的白军团团围住。多亏有夜幕遮挡，地形熟悉，他带领队员们奋力拼杀，才冲出重围；但没跑出多远，腿上被两个埋伏的敌兵捅了一刀，连人带枪跌进了滔滔的大海。

当时，陆古半岛外号人称“浪里白条”的渔民阮到阵，正在海上挑灯捕鱼。突如其来的枪声、手榴弹声停止之后，他看到有人从悬崖上落水。他抛掉手里的钓线，摇橹飞舟，把小船

驶到关耀文落水的地方，救起了他。尔后，掉转船头，顺着潮水，向锁门岛方向驶去。岸上的白狗子发现了，吆喝道：

“快快快，游击队的头儿在船上。快给我追、追！”

白狗子驶出两条挂机船，开足马力，向小船一边追赶一边扫射。

阮到阵不愧是“浪里白条”。他撑着小船在海浪中穿行，忽左忽右，忽高忽低，灵巧地躲避着枪弹。他把小船驶进了锁门岛前面的漩涡礁内，才摆脱了白狗子的追击。后来，阮到阵帮他化了装，送到锁门岛上的姐姐家里躲藏起来养伤……

关耀文站在礁石下，望着海面一排排一簇簇翻腾的激浪，昔日一幕幕与敌人搏斗厮杀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眼前；一阵阵风浪的呼啸，仿佛当年住茅寮扛梭标的战友们在向他呼喊。是啊，几十年的革命斗争，有多少革命志士浴血奋战，有多少父老兄弟流血牺牲……而今，我们终于解放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我们终于大踏步地打回来了。我们还要打过大海去，解放锁门岛，解放整个中国！

关耀文的思绪，象一匹狂奔的野马，抖着鬃毛，在无垠的海滩上飞驰……

陆古码头东侧的海湾里，突然钻出了一只小舢板，朝着陈军长和关耀文站着的方向缓缓驶来。

近了，望见小舢板上站着马振华。老远，就听到他高兴的喊声：“排长，找到了。船找到啦！”接着，他得意地唱了起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海洋（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海（大地）……”

改调走调的军歌声，把岸上的两位首长和战士们都引笑了。

随着小舢板的接近，只见马振华双手扶腰立在中，他的身后还蹲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在摇橹。靠岸了，才认清楚，

她就是那个在海边呼喊阿爹，要投海寻短见的姑娘。如今她换了装束，神色完全判若两人。只见她着鹅黄色上衣，边沿上滚着紫色的花边已经发旧，肥阔的咖啡色裤子，衬出匀称的身材。脸颊黑里透红，洋溢着青春的朝气，浓黑的秀发上缠着鲜红的绒线，象一圈“烟筒箍”。马振华是怎样找到船的？又为何与这位渔家姑娘一起把小船摇到这儿来？这些下文自有交待。

马振华首先跳上岸来，老远便看见了站在礁石上的首长和首长身旁的纪瑞光。他紧张地一把将手里的帽子扣在头上，打个敬礼，吐吐舌头，钻进人群里溜了。

姑娘看着马振华的样子，只觉得好笑：这个大军，站着活象东西塔^①，躺下活象座洛阳桥^②，见了人还害臊呢，害臊什么呢？她不理解。

马振华可是比她机灵，多了个“小心眼儿”。他知道，尽管班长交待的任务是去找船，船也找来了，但是一个战士单独和一个姑娘从海湾里钻出来，难免引起人家的疑心；方才高兴地又是喊呀唱的，不叫人家“那个”才怪哩。

首长们早就把马振华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关耀文朝陈军长会意的一笑。

陈军长点了点头，心里说：“小机灵鬼，溜到哪儿我也认识你。看样子是怕大伙儿说你。哈哈，我们说你什么呢……”

关耀文脸上的笑容里也象在说：“这小鬼心眼儿真不少哩！”

两位首长笑着，边走边向身旁的纪瑞光问着马振华的一些情况，便来到停靠小船的码头前，迎接渔家姑娘。

① 指闽南泉州开元寺的仁寿塔和镇国塔，分别高48.24米和44米。

② 此桥在离泉州市区10公里处的东北郊，石拱所筑，长834米，宽7米，北宋时所建。

看得出，渔家姑娘很兴奋。她不等两位首长停下步子，就激动地跑上来，兴冲冲地说：

“大军，我给你们送船来了。这船是我阿爹沉下水里藏起来的。我阿爹临走时，嘱咐过我，送给大军用。”

“你阿爹？姑娘，你阿爹现在在哪里？”陈军长和蔼地问。

一句问话，把姑娘脸上兴高采烈的神色扫没了。她低头沉默一会，晶莹的泪珠在透明的瞳仁里旋转着，随即“叭嗒叭嗒”地掉在沙滩上。

纪瑞光在一旁悄悄地向首长报告了黎明时分在海滩上遇到她的情景。

关耀文忙掏出一块手帕递给她：“姑娘，别难过了，快擦擦眼泪。”停了停，又关切地问：“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腰弟。”

关耀文不由地一怔，上下打量着她，惊喜地问道：“啊！你也叫腰弟？”

腰弟忽闪着大眼睛，心里说：“是啊，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就是叫腰弟嘛。”

这一带渔家人给女孩子起名也有讲究，大致也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有的渔家生了女孩子怨天尤人，无可奈何似地给她们起名为“网市、网腰、网顾、网留”，按当地的话语，就是勉强喂养的意思；另一种是希望下次生个男孩，于是就叫做“招弟”、“抱弟”、“腰弟”、“羔治”，再一种是干脆不给女孩起名。这个姑娘还算有幸，占有“腰弟”二字为名。

腰弟瞪大黑亮的双眸，盯着关耀文看了半天，不解地摇摇头说：“我这名字……”

关耀文饱经风霜的脸上掠过一层沉思的笑容，说：“噢，噢，没什么，腰弟的名字不错嘛。我是在想，我有个熟人的孩子也叫这个名，要是在的话，正跟你差不多大。”

腰弟羞涩地朝关耀文笑笑，觉得首长象家里的一个普通长辈，很和蔼可亲。

是的，关耀文依稀记得在阮到阵大哥家里养伤时，也有这样一个翘鼻子的小姑娘，可是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十多年，世事变化多快啊，况且女大十八变……

过了一会儿，腰弟姑娘无拘无束地抓住关耀文的手说：“首长，你们什么时候去解放锁门岛，也让我参加吧。岛上我熟啊，我会摇船，闯过漩涡礁，我……”

“好啊，欢迎你参加。咱们打的是人民战争，没有你们，眼下真没法子跟大海打交道呢。”

陈军长接过话茬，转身对战士们说：“我们两人今天来，首先是看看大家，二来是通报给大家一个情况。上级通知我们，蒋军占据锁门岛后，在美国军事专家的帮助下，搞出了一个‘海胆S·V’计划，S·V是两个英文字母，意思是以堡垒为战，人自为战，严密设防。”接着把挥动的手掌攥成了拳头：“我们要立即组成一个水上侦察排，登上敌岛，侦察敌人的布防情况。要想尽一切办法，坚决把敌人的‘海胆S·V’计划搞到手。”说到这里，陈军长加重了语气：“同志们，我们进军福建，千里奔袭，敌岛就在我们眼前了。只要你们能把蒋军的海胆，S·V’设防图搞到手，就给攻打敌岛的指战员们安上了耳目，就能减少伤亡，以最小的代价将敌人的设防攻破。干脆地说，就等于给大部队打开锁门岛的大门找到了钥匙。有了这把钥匙，它锁门岛‘锁’得再严实，我们也不怕了。同志们，全军同志的期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哩。”

陈军长话音刚落，马振华第一个抢上前来，高个头往首长前一竖说：“首长，我报名参加水上侦察排！”

紧接着，陈军长和关副政委周围响起一片报名要求参加水上侦察排的吵嚷声。

陈军长个头瘦小，在健壮、结实的侦察兵们中间显得不协调；但他那挥动手臂的姿势和话语的响亮、果断，都透露着将军的风度和气质。他照马振华厚实的胸脯上捶了一下，说：

“我问问你，你会游泳吗？”

“报告首长，我敢说会游。我小时候在河湾里会扎猛子，还会打嘟嘟①。

马振华的回答，把战友们惹笑了。

又有的战士抢上来说：

“报告首长，我会潜泳！”

“报告首长，我会斜楞着身子游水！（侧泳）”

“报告首长，我在家使过船。”

……

战士们的求战情绪象开了锅似的。

接着，随陈军长来的关副政委在人群前宣布了参加水排的五个条件。

除政治觉悟、战斗经验方面之外，特别强调了熟练的操船技术，良好的游泳本领等等。

经过五六天的认真挑选，军侦察营从400多名人员中选出了21名水排成员。他们是纪瑞光（任排长）、徐特伟、鲍石良、马振华、刘克亮、季昌盛、宗祥福……

① 即狗刨式游泳。

第二章 蒋军是不含糊的

锁门岛上。

中午。闽南冬季的日头还有些烤人。燥热的气浪在山凹里升腾。突露在半山腰里的岩石，呈现出黑褐的颜色，老远看去，象山火烧过似的。岛的地形象个长把子葫芦，凹肚中的山叫大古山。山脚下，当年日本军队占领时修建的简易军用机场，经过多年战火的舔蚀，已废弃不用了。前几天又遇到一场暴风雨的袭击，满地坑坑洼洼，浸满了泥水。一座用花岗岩石块垒砌成的导航指挥台，也被台风吹塌了大半拉，剩下的半边，凌空摇摇欲坠。

现在，机场上百十个蒋军士兵，有的挥舞着铁铲，有的抡着洋镐，有的抬着筐子，搬运着眼前的土堆石块，要重新修复机场。

这一带是沙质地，遍地是红土白沙，贫瘠松散，既长不起草皮，也更长不起树木；海风不时卷起机场上的尘土，仿佛一阵阵红褐色的烟雾，在机场周围的山谷、丘陵、农舍上面回荡着。

士兵们一个个汗流浹背，牢骚怪话不断。

“他娘个巴子！这孤岛就象座死坟墓，把人都憋疯了，还他娘的整天挖工事修机场！”

“连点青菜都吃不上，肚子里没食，有个鸟劲头！”